

劍游魔窟

上

司馬青雲著



萬江出版社

劍游魔窟

中

司馬青雲著



萬江出版社

劍游魔窟

下

司馬青雲著



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梅

封面设计：谢颖

内容提要

茫茫江湖绿林，一时间道消魔长，死一般沉寂的武林，突然风云动荡。紫衣侠方君秋死而复生，重现江湖，黑白两道为之震惊，各派多方追寻紫衣侠。

雄霸江湖的死神王子为钩紫衣侠，费尽心机。斗智斗技中，紫衣侠偶然发现，死神王子的情人，却是自己的红粉知己……

紫衣侠方君秋现身密宗门，誓仗正义之剑，惩江湖万恶。江湖神秘崛起的龙虎门视他的出现为眼中钉，在他的周围布满重重陷阱……

危急关头，意外得到千面观音的暗助，两情缠绵，……。

明箭易躲，暗箭难防，紫衣侠惨遭暗算落入湖中，经圣手神医救治，却丧失记忆——不知自己的身份。

紫衣侠为探寻自己的来历，凭半片铜钱，只身闯入血腥的江湖道，三入绝情门，剑魂游魔窟。……

白仙芝情系紫衣侠，依依相随，共闯江湖……。

ISBN 7-80533-35

I·78 定价：14.

（全书上、中、下

第一卷

魔

密



剑游魔窟

司马青云 著

浙江

鹭江出版社

剑游魔窟

司马青云 著

中

鹭江出版社

剑游魔窟

司马青云 著

下

鹭江出版社

剑游魔窟

司马青云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 19 号)

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600 千字

1992 年 4 月第一版 199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 7—80533—350—5/I·78

定价:14.68 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雾中蜥蜴现,	(5)
第二章 智童不死身.....	(28)
第三章 拥花登巫台.....	(51)
第四章 惊梦密宗门.....	(75)
第五章 生死两相连	(102)
第六章 一死酬知己	(131)
第七章 灵犀一点通.....	(164)
第八章 生非容易事	(193)
第九章 长剑夜自鸣	(222)
第十章 花谢君怜否	(255)
第十一章 大梦谁先觉	(286)
第十二章 残寒春风里	(318)
第十三章 江湖正义剑	(340)
第十四章 风摇紫衣影	(372)
第十五章 天下奇男子	(397)

第十六章	一击天地动	(430)
第十七章	魂断温柔乡	(462)
第十八章	弹剑作龙吟	(498)
第十九章	木笛声欲碎	(535)
第二十章	此恨两茫茫	(566)
第二十一章	解剑可照身	(597)
第二十二章	重雾锁绿意	(618)
第二十三章	搏杀西行路	(638)
第二十四章	山庄不啸月	(675)
第二十五章	白眉杜鹃啼	(711)
第二十六章	绝情三护法	(752)
第二十七章	血溅岳州府	(791)
第二十八章	黑衣神秘人	(829)
第二十九章	野墓孤魂哭	(859)
第三十章	偷梁巧换柱	(902)
第三十一章	寒鸦催黄昏	(931)
第三十二章	紫影现密宗	(961)

序

远处，时而有钟声隐约传来。

屋子十分宽大，外有一道朱红回廊，屋里四面垂帘，云石镶嵌透过纱帘隐隐闪灼生光。

抬眼望去，纱幔之外，便是盛开海棠、各样兰花的院落，院中寂静之致，他似能感到院中池塘小鱼儿的一个翻身或偶尔由树梢上飘下的一片落叶。

有人急匆匆地沿墙根而过，动作轻盈，衣袂飘飘，凭直觉，他知道是些女人。

屋的中央张挂着华贵而精美的丝织长幔，分开的幔中，安放着一张紫色的檀香木榻，榻上铺陈着厚厚的白熊皮，雪白柔软，榻上卧着一个女人，象是跌卧在大片的天鹅绒里。

透过晶莹打转的一组水晶琉璃帘灯，莹莹白光之中，卧榻上的女人轻轻挥了下手，似在唤他向前，那女人身披一袭绯红色轻纱长帽，帽上缀满钻石。晚霞也似的置散在榻上，腰上却缠有三圈赤金细链。他往近挪了一下，看清了她那又黑又长的头发，从左肩向前披下，乌云也似的堆在她的胸前，她的眼睛极为明亮，似是由成千的水晶粒组成，每一粒都发射

着屋里的光芒。

他慢慢走到榻前，几乎快碰到女人了，他低头看着这个女人，他很精致匀称，从绯红的纱袍中，隐约能看到那洁白似玉的肌肤。但她的头发和他的身影遮暗了她，使他不能更进一步看清她。“知道为什么我叫人带你到这儿来吗？”她启唇轻问，语声柔柔，音色可人，直是珠滚玉盘，和着远外的钟声，使他感到浑身轻飘飘的。

她看着他，似在等待着回答，他想讲话，却又不知如何开口，就摇了摇头。

“因为你是属于我的。”她温和地说道，声音柔柔的直透他的心底。

属于她？不！没有人属于别人，他唤起意志想说话，使了使劲，把话挤了出来。

“夫人，我……”

她继续自顾自地说着。“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就属于我了。”

“我却不这样想。”他口齿不清地说着。

“你会这样想的。”她说，声音还是柔柔的，但却带进了一丝忧愁，她只不过是个秉赋极佳的人，但我却会使你出人头地”

她停了停好象等着回答，可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你是我选的人”，她说，“为了你，我找遍了天涯海角。”

他盯着她，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挪开。“为什么？”他温和地问道，声音中颇带一丝惊讶。“我对你是什么人？”

她嘴角闪过一丝微笑。“世间万物都有对立面，阳与阴，明与暗，善与恶。在那些拥有威力的生命中也有两面，你明

白吗？”

他吸了一口气，想清醒一下头脑，可是心中又一次充满了香味带来的激情。这个地方不知怎地有点怪，他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气机。这女人看来象梦一般温柔、昏暗、宁静、华贵，但她对他毫无安慰可言。

“有人要到这地方来？”他问。

“或许是一个恶人……”

这女人高贵的微笑突然变成了邪恶而粗俗的大笑，笑声在屋里回荡着。

他不明白，等她解释，但她却不作声地仰卧在榻上。她手里握着一件东西。这是一件金制的蜥蜴，刻工精细，口张着，舌头伸出，似乎觉到了危险。

她把金蜥蜴托在手上，眼睛看着他。“过来罢”，她命令着，声音仍然那么动听。

他去了。

她举起金蜥蜴给他，金蜥蜴的光泽突然大盛，刺着他的睛，他怕这金蜥蜴。

“拿着。”她说。

他哆嗦着收下了这条精工刻制的蜥蜴，金蜥蜴烧着他的手，使他觉得魂都飞了。

“死神王子已经来到，我的恶人。”

他闭上了眼睛，他明白了。他喃喃道：“我的女神……”

她的纤纤细指从他手上一拂而过，他对蜥蜴威力的恐惧霎时间便消失了。他叹了口气，将金蜥蜴一折两段。

“做得对。”她在他耳边轻轻说道，这使他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欲望，他要为她效力，吸收她的精华，成为超常的人。

“我的死神王子，你要替我杀死金蜥蜴。”

“我会的。”他许诺道。

她的绯红纱袍从肩上滑落下去，钟声仍在隐约作响，空气里浓郁馨香的气味更盛了。

第一章 雾中蜥蜴现

一

江上飘着淡淡的薄雾，码头上一片寂静。

一名巡逻兵勇打着哈欠踱了过来，他抬眼望了望天边，启明星已然升起，再有半个时辰天就亮了。

身后倏的传来“嚓嚓”响声，那兵勇倒也机灵刚一转身，手已搭上了刀把，见到的，却是一只耗子从路上窜过，那兵勇松了口气。

这几天，地方上总是不太宁静，总堂已经交代下来，巡逻时务必格外谨慎，以防有人伺机毁坏这一带停泊的船只。

兵勇的脚步声在码头上回响着，他吐了一口气，空气中略为有些凉意。远处，江面上闪着点点渔火；近处，一只孤零零的蓬船系在一株大柳树下，在水面上默默地摇晃着，这好象是一只渔船，看来却又象一只废船，船尾上连识别的记号也没有。兵勇走了过去，他时感奇怪，他似乎从未见过这只船。

却在这一霎，身后象打翻了一窝老鼠，“吱吱”连声，乍听之下，兵勇为之打了个寒战。

那兵勇转向发生嘈音的地方，细细的汗水从发间顺颊流

下，莫非那活儿来了！兵勇从腰间找出短刀，向声响处靠拢。

夜月下窥物不甚清楚，兵勇却也看出那不是滋事的活儿，他觉出那是一个缩着的身子，正靠在一堆破烂中沉睡，兵勇肚里骂了一声后又放心地笑了。但一瞥之间，却觉出那人已在日间见过；当时那人面覆脏布，正躺在码头上晒太阳。此时他却抱着一床破被在大睡。

“嘿，”兵勇用脚探了探这人，这人哼哼几声，似乎醒来了，正自揉眼望着兵勇。“起开！不能在此睡觉！”

那人慢慢挪动了一下。“将东西带上，不要再回来。”兵勇用刀指了指破被。

那人服从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又哆哆嗦嗦地提起破被，却转头用含泪的双眼瞪着兵勇。

兵勇心中却也有些歉意，但此时不比平时，总堂交代时也曾说过，滋事生非的后头可能有人指使，所以，近些天一丝也不可大意。

“那就到那边去吧。”兵勇暗将声音放和缓了些。那人躬着背，慢慢离开了，兵勇眼见他远去，便自回身又去查看那只渔船。

那兵勇小心地站在系绳旁，掏出火折打着了查看着船头，船头那该有识别记号的地方，如今挂着一幅黑布。

兵勇心中颇感诧异，这事有些蹊跷，似乎有人特意要掩盖什么似的，兵勇探出身子，用刀拨开那块黑布。

船头上，霍然画着一付骷髅头！

兵勇大吃吃一惊，便待回身报警，刚从怀中掏出火蛇箭，却头颈往后一扭，身体突然栽倒了，火蛇箭也从手上飞入水中，短刀却掉在系绳边。

“怎么……怎么……”兵勇呻吟着。

兵勇挣扎着转过头，那刚被他赶走的人正高高站在他面前，且看去与刚才判若二人，只见他，浓眉紫面长身，猿臂蜂腰，气势极见昂扬，一口长剑挽在腰间。

那人一伸手，将兵勇拉起。

“请别这样。”兵勇已惊得面如土色。

“你看见了你不该看见的东西，可就怪我不得。”那汉子腰中剑已出鞘。

兵勇喘了口气，正待再次发警，剑已刺进了他喉咙，他双手连连挣扎，狂暴地痉挛着，两腿一软，一股血从脖子里喷出，他的头搭拉下来。

四名穿黑衣的人无声地升起在旧船甲板上，那汉子拉起尸首扔进江里，兵勇已无生息的面庞上仍带着惊恐的表情，在水面上闪了一下就被江水卷没了。

船只悄悄启航了，那汉子将兵勇的刀一脚踹进江里，一扭身，回到了墙角，拿起破被，紧接着一连闪了两闪，已自上了甲板，旧船飞速溶进了薄雾之中。

那汉子的剑及右边脸上都溅着血。

船老大将舵交给一黑衣人，转过身来毫无表情地盯着这个站在他面前的血污人。

船老大皮肤黝黑，浓眉眼，唯眼睛极显机智，从眼神中看出，他对刚才发生的事毫不惊奇，他只是上下打量着那汉子。

“你知道，我只是个贩私盐的。”船老大终开了口，“我们订的契约未曾提到要杀巡逻兵勇。”